泰和縣志

乾隆十八年新鐫

泰和縣志

遵奉
各憲重修裁定

本衙藏板

紀乎天者日月星辰紀乎人者詩書
者山嶽江河紀乎地
禮樂兼三才
而倫經目以載郡國之有志
又類也漢時每歲上計其院
塞戶口多少
疆弱人民所疾
苦統載冊籍中可不越堂皇
而浮照至深其疏密致厥異
同或蕪蔓而

多搆志乘不經磯彈蒐集識者
病諸泰邑當三章貢之衝山川
峻秀材異毓錬鍾囘近志濫訛重
請修葺典要榮庀事唯謹
緩延通流高校體例森嚴載
前詳贍博采以証實附案以
闕疑不假臆斷務秉大公攬
氣候徵農功之奚晚鑒風土
亟習俗之負衰表羨賢樹倫
常之標準是雖一邑志乘和

隐具三才之義焉於以裒佐政
化不無裨補豈徒備掇摭充說部
嘉戚倩余裁定余嘉其殷古
必當衡会從怒俾人披覽極
心而耳目為加清曠也爰書
螢窗以弁簡端

皆

乾隆十有八年歲次昭陽作
噩仲冬之月長至日

士出身

通奉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
司布政使加五級紀錄四次
華亭王興吾書於薇署之
清惠堂

言安府泰和縣知縣高陽冉棠重輯

淳熙志序二篇

紹興乙卯先君攝簿西昌時初脫兵火之厄井邑蕭條訟牒稀少而簿廳事尤簡閒與邑之賢士大夫賦詩酌酒而已後四十二年秀實始得邑於此既見吏民訪遺跡則前日瓦礫之場豺狼之墟蒼煙野草之所延蔓

者今皆棟宇鱗次連壯哉縣矣每欲輟簿書之餘暇覽江山之形勝搜求先君遺文逸句於精藍古寺山壁之間且因以稽考此邦賢人君子之操履墨客騷流之賦詠高僧仙伯之詼詭譎怪揭而揚之未暇也一日太守直閣王公以書抵秀實曰天下郡國皆有志而廬陵獨闕意者其有待乎子盡有以成吾意凡四封之內一事一物有可以備實録者咸採摭以告秀實奉命惟謹於是好古博雅之士各以所聞來獻乃詔貢士嚴萬金既求已會粹之而縣丞張君可速董其成釐爲一十卷

瑜資試論之博昔司馬子長負良史之才自唐虞以來世為天官且先人之論纂略脩即攷文而次比之疑若無甚難者而又且游江淮上會稽浮流湘涉汶泗盡取山川之秀納之胷中然後採摭經傳鉤考是非是以下筆常有奇氣自班孟堅以下遼乎不能及也公以宏才奥學世濟其美一麾揭來弊刻利興郡以無事坐嘯餘閒他無所及而汲汲於是竊有以窺公之心矣他日陟蘭臺芸閣之峻抽石室金匱之藏編摩讐校以一代之典則雄深雅健追配古人此書不為無助云淳熙二年十二月奉議郎知縣事陳秀實序

右西昌志所録皆宋淳熙以前事考其詩文亦多人物可書甚多而未聞有一汪而宋末至今西昌之有續志之者其孰之過歟永樂丁酉秋七月楊士奇識

按陳序内云廬陵獨闕廬陵疑是太和之訛直問王公未詳其名查通志南宋知吉州有王洋王佐二人皆非淳熙間任俟再考

鐘之堅也用既久則其追蠡歷之巧也傳既久則其效

差物久必敝敝而貴乎修亦有無事乎修者追蠹之無事乎修所以存古也歷差而不修則戾于今郡縣有圖志非今也古也古與今時異事殊變遷靡定古不足以驗乎今今無以信乎後忽而不修可哉姑即廬陵之為郡輿太和為邑者較之漢初廬陵始為縣至漢末而為郡隋初置吉州至隋末廢州而後為郡唐因隋舊既為郡矣而又或為州昔也縣之隸於郡者五今也州之屬縣八矣昔也郡之戶不滿四萬今也戶餘四萬一戶止一縣矣若是其不同也當其縣之未為太和也為廬陵之九年移安豐改為太和始見于十一年矣治其既為太和也謀徙于西昌則大業八年也即而為南平州則見於漢高為西昌東昌見于孫策為遂興廣遂等縣見于梁陳之前廢西昌東昌等縣而為安豐見于唐武德五年也移縣治於白下驛則乾元三年也僞唐析四鄉以為龍泉場皇宋分六保以隸萬安又割三保以隸永新矣若是其不一也夫其不同不一者何也久也自漢迄今千三百餘年不已久乎其間遷徙離合因革廢置陂谷以時變封畛以時盡人物以時新命名以

時易而所謂圖志也不以時修何以示將來垂不朽哉
太和舊有圖經僕初抵官獲見焉叙述闕誤編次無倫
其卑狹也如曹鄾之風其淺俗也如甲乙之帳往往不
足爲壯縣稱葢嘗欲致力於新而未有以發之長官陳
希改一日出示太守直閣王公所賜青教諄諄盈幅留
意此作僕捧讀終畢長官謂曰子其知賢太守意乎大
守之有斯命非矜而多暖也其將遠觀覽凡星土所分
人迹所暨山川流峙動植散殊風俗嫩惡淳漓

囊於古今爲一代鉅典傳信于千載之下是不可不敬
命也邑事倥傯子其爲我圖之僕謝不敏退而、、邑
之貢士素以才識稱者曰倪求已嚴萬全以屬之僕亦
時與討論間爲之刪潤諏訪之廣逮于田父野老參考
之詳及於殘編斷簡山鏌家刻方言巷說靡不披採會
稡詮次踰時而書成加于舊什六七其修之也于是乎
大脩嘗聞之老泉先生求金於沙斂而揚之其揚之也
精是以責金于揚而斂之則無擇焉凡今之所謂志者
一邑之事也其掇拾總會不可以不脩故無意乎擇賢

太守合四海九州之所紀以成一代鉅典將揚而精之豈以其歙者之不擇為罪淳熙丙申太和縣主管學事廸功郎三山張可速序

嘉泰志序一篇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土以辨邦國都鄙之人民與其財用穀畜之數要歙以周其利害然屬於司馬何也蓋司馬掌邦之政典以平邦國而職方之所以戒於四方者亦不過修平乃守而已則屬於司馬宜也職之所以治則又總于太宰之八法豈非宰相者秉國之均也太和隸江西幅員廣袤視古子男邦為緊望又所以平政典之不平歟則郡縣之志宜宰相之惓惓創立在漢為廬陵孫吳始改為郡而以西昌縣隋開皇十年廢西昌而置安豐次年移今縣改太和大業八年以安豐非要津又徙于西昌唐武德五年即太和為南平郡八年郡廢而復為太和迨乾元三年始移治白下驛乃今縣治也上下千四百餘年間縣之因革大畧五變而今名始定然志書不以時修圖經雖存脫落殊甚漫不可考淳熙丁酉邑丞張可速者始著西昌志十

卷然事山草創未克詳倫嘉泰改元汝慕承乏邑寄嘗有志於斯而未暇踰歲郡守趙公善鏃以少傅觀文左丞相益國公先生旨意來檄訪求西昌事跡併及龍洲新永州零陵縣令曾之謹文林郎新南雄州軍事推官嚴萬全編次之汝慕總其凡而詳訂之剪剔繁蕪拔訪遺逸其義當兩存者不敢偏廢亦春秋傳信傳疑意竊問之蕭相國收圖籍得以知天下之阨塞而創開基之業鄧司徒披輿圖得以知郡縣之如是而成中興之功賢者之所為衆人固未易識也今公相繇野而為國遠慮尚不忘圖志之修則先天下之憂而享天下之樂又加于相國司徒數等矣異時混同寰宇纂修版籍獲倫採擇之萬一云次歲二月下浣宣教郎昌卻趙汝慕序

宏治志序二篇

邑志一邑之實錄也建置沿革地理風俗宦業文藝政事興廢皆備書始經

[illegible]

緩急既後必有資焉泰和舊志淳熙丙申知縣事陳侯秀實命貢士嚴萬全倪求已會稡衆說而成本朝永樂戊戌嘗修之景泰庚午又續修焉亦既梓行然皆總于郡乘邑固不得以獨詳泰和之志遂爲闕典宏治中少保尹公歸自內閣慨然留意于斯以司訓李元載博學善文有纂修名遂以屬之既成適大尹崑山沈侯來治履任未幾百廢修舉詢知邑志新成即具禮徵而梓行時余亦崇恩休致侯乃屬爲後序余始從元載之考據菟羅鉅細詳審可謂勤矣而鄙見亦或未盡合方欲相與商畧更定翌日尹公見過偶論及之公曰元載得謝歸未幾元載亦以倦遊返于喜謂之曰士歷游四方竟成史記古人謂著書多在晚歲今君足跡幾半天下可諉遲暮而弗償宿諾乎元載復曰周益國游優緑野輒述郡志公可旁觀而獨俾予血指乎余曰非不欲勉但作舍道傍恐非所宜況昔越尹之編次固亦益國之所屬君奚讓余其仰成焉於是元載盡發平昔胸次所涵耳目所聞見粲然於毫素凡載籍所該涉

老所論議皆參考折衷之舊志有疑誤事迹有佚

咸刊正補益之搜訪周悉紀述詳核逾年而書成總十有四卷適大尹沈侯元中以名進士再命以來下車首務稽志問俗有以元載所續輯者告侯欣然具禮幣偕掌教錢敏之分教覃文曜造元載請以鋟諸梓且徵首序于予嗟夫天下事力行在人成名有時若斯志也予與元載期續于數十年之前而僅臻完美于老佚之日有以成前輩欲為之志足一展邑文獻之徵而又過夫廉方果敏稽古好文之賢尹汲汲為梓而傳之耳二圖于卷端可一舉目而概見視張簿趙尹之用心不啻過矣豈非事在人為而成也固有其時數四方人士得而覽之想山川之勝而觀游之意適覩人物之盛,有慕之心慰寮寀嗣至揆前政之遺愛必觀勸以儷其休邑人子弟仰先達之休聞必感厲以世厥美將風俗愈厚吏治彌善人才益顯赫民物益阜康其有関于治化也鉅矣豈徒一輿地志云爾哉今既有續乎古後必有紹乎今予姑序之以俟

宏治十年丁巳歲孟夏初吉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燕經筵官致仕澄江居士尹直

序并書

按此文據宏治志本所錄今考序內有云宏治中少保尹公歸自內閣又云余亦蒙恩休致尹公見過偶論及之若尹亦作序不應自稱少保尹公又前稱大尹沈侯詢知邑志新成即具禮徵而梓行後又稱沈侯具禮幣造元載請以鋟諸梓考秩官志沈時先任餘干改命泰和在泰邑未嘗兩任今敘述重複舛錯乃爾疑此序本係兩篇合為一也姑存備考

吾泰和素稱文獻鉅邦舊縣志獨久而未續蓋自宋淳熙丙申縣簿張可速嘉泰初縣令趙汝驀屬諸生修輯僅一再而皆未及梓以行故爾泯焉迄茲三百餘年山川星野固依然其舊而世易事殊官稱邑號之因革城市公署之廢興貢賦戶口之登耗人物宦蹟之代作賦詠著述之日新乃散見而各出類無成編寧非缺典識者慨焉時國初鄉哀劉子高先生洎楊文貞公王文端公皆銳意欲續而未果于初入翰林預修褒宇通志大明一統志因間采錄一二有意續輯屬時制作繁盛

日弗遑逮成化初寻友南樂縣學司訓李君元載寓庐
卻嘗與談及諸為已任尋以退遊吳楚去後寻丁外艱
家居致書招元載未及歸而寻即吉改南都至召入閣
日親政務不復專事銛槩然此志固未懈也宏治紀元
華比志實竭心力且沈侯銳意欲成此数百年之闕典
姑勿立異以速其成後來之英固可據此而增損也余
無以應退而遂序以復沈侯因嘆曰邑之江山靈秀終
古不移惟人物風俗代有不同此則不能無望 久來
賢俊與父毋斯邑者蓋邑前輩之賢自宋元來史不絶

書而尤盛于本朝如楊文貞公之弼亮四聖功在社稷
宣德正統間為輔相之首謀謨得行用久任之下
富足倉庾陳因公之功為多而退然謙虚若未嘗執大
政者其德量為何如王文端公位冢宰十六年黜陟賢
否惟公惟忠始終無一毫掛士夫清議其操執為何如
少司冦曾公致政還鄉者十餘年優游林泉絶跡城府
清風高節邈不可及其高潔為何如前輩固多可法三
公近而且顯尤所當寤寐不忘士夫君子必有其德有
其操有其高然後功業可久大聖賢可幾及余故表而

山史以告夫景行先哲者至于風俗移易實繫一人邇者沈侯焚燬遥祠而民曉然知尚鬼之非修廢舉墜而民翕然信復古之是善政之行無不如意邑人向化易于施治蓋如此有憑斯民使之為齊為魯而至于道旌甿所指風俗立變語曰草上之風必偃余故特著之以告嗣為父母於泰和者謹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太子洗馬蕪經筵官春坊講讀官同修國史致政邑人羅璟

泰和縣志

按萬歷志此文自泰和素稱文獻起至屬時制作繁盛曰弗遑逮止作尹直序而以尹原序增其後云又曰斯志也想山川之勝至有關于治 缺 鉅矣止又以尹序內所載余始從元載所修觀之翌日尹公見過偶論及之云云作羅璟序蓋由簡編訛脫故致舛錯附此備考

附錄 序 十一

萬歷志序一篇

夫史之必傳於世也猶經然然天下之難為可傳者莫如史也史之所以傳者多得經之意而以經生為之未必史也蓋古者國家有史而史皆世其家後世雖無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